



第四十二期 · 2011年7月 逢單月發行 內明出版社出版 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禮敬舍利

青楓：通常我們談舍利，多數是指佛陀的遺骨，當然，得道高僧圓寂火化後的遺骨，也會稱為舍利。佛陀入滅後，出現萬萬千千的舍利，據說，當年阿育王也建造了八萬四千個塔，以供養佛舍利，發展到後來，人們對佛舍利越來越崇拜，甚至建有舍利殿。有些信眾認為：拜舍利可以消除業障，功德大，請問大和尚：究竟有沒有這回事？

修智：我們對佛陀很尊敬，對他的遺骨當然也會十分敬重，特別是到了今天佛舍利越來越罕了，年前香港、台灣迎佛骨讓善信參拜，萬人空巷，十分隆重，可見大家對佛舍利多麼敬重！不過，如果禮敬佛舍利而能消除業障，那豈不是可以說：佛在世之時便沒有業障了？所以這敬重與消除業障功德是兩回事，我們不可混為一談。

青楓：是的，不可混為一談，好些佛教徒就是把崇敬與功德，不分彼此的模糊起來



舍利塔

安放佛祖舍利的塔，我們稱為“舍利塔”，這是塔之早期作用。如果再探本尋源。則“塔”在佛祖在世時便開始出現了，那時是因為佛祖經常出外講經，“給孤獨園”（人名）長者對釋迦牟尼佛說：你經常不在我們身邊，我們想念你，如何是好？”佛陀便留下一些毛髮及指甲，給孤獨園長者他們便建造一個小塔把佛祖的毛髮、指甲供奉起來。

到佛祖涅槃，便有供奉佛骨的舍利塔。

此後發展開來的“塔”的建造與使用，多姿多采了，不同的形狀，有方塔、圓塔、六角塔、八角塔等等；有不同的建造材料，如石塔、銅塔、金塔、土塔等等，層樓也不同，二層、三層……七層，我們常說：“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！”所謂七級即是七層；浮屠，指塔。

發展到後來的塔，在世間也成了風水之物，成了藝術品，而且各地的塔的形狀、用法也有所不同，一如各地的寺院，也會按照本土的文化與民族特色而各有形態。

了。禮敬舍利，除了對佛陀敬重外，還有沒有其他作用呢？

修智：有，我認為其中一個大作用，是可以聆聽佛祖在說法。

青楓：什麼？佛祖通過自己的舍利在說法？真的會這樣嗎？未免太不可思議了吧！（修智大和尚在微笑，看來會另有文章。）

修智：是呀，佛祖在說法，你要用心去聆聽呀！佛祖說什麼呢？他通過舍利，讓你看到舍利告訴我們：「人生無常呀！你看我，即使証覺佛陀，也會緣散則寂，也

會入滅呀，我們實在是逃不過人生無常的真理，大家還不好好地把握時間，好好地用功麼！

青楓：啊呀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，你說得也很有道理，我們藉着對佛祖遺骨的崇敬，好好地想想人生無常的問題。

修智：當我們明白了之後，便會更懂得珍惜生命，真正的體會到不起貪、瞋、痴的可貴，從而興起自利利他的想法，在有限的生命期間，盡可能做最有意義之事，這不就是修福修得嗎？我們崇敬佛舍利，可以從這個方面來體會。

妙法寺孟蘭法會通啟

本寺訂於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（西曆8月8日至13日）舉辦孟蘭超荐法會，於七月十五日（西曆8月14日）舉行孟蘭盆大供，以此功德祝願護法善信，健在者增福延壽，過逝者往生極樂，屆時至希蒞臨禮佛，共襄盛舉，同結善緣。

海會塔化寶爐已不再開放使用，敬請垂注。

請將原先準備作「化寶」用的款項，以先親名義捐作善舉，這更是冥陽兩利之事，同時亦可保持環境衛生清潔，功德無量。

妙法寺謹啟

二零一一年五月

農曆七月初九日至十四日（西曆8月8日至13日）超荐法會

第一堂：上午九時至十時

第二堂：上午十時半至十一時半 延生壇迴向

第三堂：下午一時半至二時半

第四堂：下午三時至四時 往生壇迴向

農曆七月十四日（西曆8月13日）下午六時大蒙山施食 送聖

農曆七月十五日（西曆8月14日）上午九時孟蘭盆大供

供花／供燈／供果／供齋／祝福延壽／超荐先親功德，請盡早到本寺辦事處登記為荷。



無諍論處

世間眾生以自己知見、以自己理解，依之論議，而生諍競。非理之言論及無義之言論名戲論，戲論即為諍競之本，戲論依諸見而產生。如偈說：

有受法故有諸戲論，若無有受何所論？有受無受諸見等，是人於此悉已除。

倘能如實知般若甘露味，於一切法、一切戲論，不受不著，不著二邊，則無所諍競。

若不受他法，不知不取，是無智人，如是則諸有戲論者，皆是無智，各各不相受法故。有人以自所理解之道理為第一實淨，餘人所說皆為虛妄不淨，而起諍論。

諸佛說法，一者觀眾生根機隨可度化而為說法、二者為說諸法實相。

無諍法皆是無相，常寂滅不可說。佛說布施持戒及無常苦空等諸法為寂滅無戲論，皆為對治眾生取相著心等種種知見而說示。智者利根知佛意而不起諍，愚者鈍根不知佛意，取相著心而起諍。

佛說般若波羅蜜，諸法空相，諸法畢竟空故無諍處。畢竟空可得可諍者，不名為畢竟空。有無二事及諸戲論皆捨滅，更無可諍，是故般若波羅蜜名為無諍論處。

《大智度論研習》

釋修智（妙法寺住持）



法身舍利

『如來滅後，其能書、持、讀、誦、供養、為他人說者，如來則為以衣覆之，又為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。是人有大信力，及志願力、諸善根力，當知是人與如來共宿，則為如來手摩其頭。藥王！在在處處，若說、若讀、若誦、若書、若經卷所住處，皆應起七寶塔，極令高廣嚴飾，不須復安舍利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已有如來全身。此塔應以一切華、香、瓔珞、繒蓋、幢幡、伎樂、歌頌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。若有人得見此塔，禮拜供養，當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』

——《妙法蓮華經·授學無學人記品》

佛陀繼續對藥王菩薩等開示：在佛滅度之後，正行佛道的「六種法師」（書寫、受持、披讀、背誦、供養、為他演說），是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的攝受護念，都能遵行安忍，精進不懈，喻如已披如來忍辱之衣。因為能夠弘揚演說此經旨的行者，都是具足信心、志願、善根之人，皆同十方諸佛住於一乘究竟寂滅道場，安住於法華功德海藏，喻如與如來共宿一室。並且早已得到十方諸佛方便說法、導入佛乘的意趣，喻如已得如來摩頂授記。

因此，本經所在之處，皆應造七寶塔、作大供養，而於塔中不須再另外安奉舍利，本經已即為如來全身舍利。本經所開演的成佛妙法，均為諸佛自證的法性所流露，其清淨理體，不啻是如來清淨法身，佛口親宣，故可視作法身舍利。後世俗人爭相追供碎身舍利的風氣，早已將經典法義才是真實舍利的遺訓，忘得一乾二淨了。

若能再於此塔院之中，大弘法化，宣揚妙義，普令見者聞者，恭敬禮拜，即已令到他們深深種下菩提之因，離成佛實已不遠。如是行者，方不愧號稱為六種法師。

《妙法寶藏》之四十二

釋素聞（妙法寺秘書）



境隨心轉

遁空禪師出家前曾經是位驍勇善戰的大將軍。他在多年的軍旅生活中練就了一副暴烈的脾氣。他的吼聲不僅令人敵人聞風喪膽，也讓手下的將士心驚膽顫。

打完仗後，他的暴烈脾氣不但沒有平定下來，而且大有與時並進之勢。他與家人、與下屬、與同僚甚至是與皇帝都時常發脾氣。日子久了，自然令人無法忍受。最後，他的臭脾氣惹怒了皇帝，差點釀成滿門抄斬的大禍。幸虧他的赫赫戰功救了全家老小的性命。這以後，他有感於世事無常，變幻莫測，於是歸依佛門，出家為僧，並為自己取法號「遁空」。經過幾年認真的修行，他竟改掉了那陪伴了自己大半輩子的臭脾氣，變成了一位滿懷慈悲的禪師。甚至當他下山化緣時遇到一些捉弄他的人，他也不會氣惱。

某日，一位昔日的下屬聽說將軍已成為一位禪宗大德時，心中滿是狐疑，於是帶着好奇心，專程上山來探望他。下屬問禪師如何改變了自己的臭脾氣，並打趣地說：「難道你在山上住久了，多走了山路，連往日的脾氣也被磨滅掉？」

禪師看着這位昔日經常被自己呵斥的老下屬，意味深長地說：「山和山徑是不變的，變的是我自己的心。心變，則脾氣變；脾氣變，則事事便啊！」

李焯芬（香港佛學院院長）



今心為念・悲心非心

我們的方塊字，在字型結構上很多時教人有不少聯想，譬如一個「心」字，與其他字結合起來便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拍案叫好，最常被引用的是一個「忍」字，——心中藏着一把刀，是夠「忍」的了！不過，心中藏刀是忍得很痛苦，與其如此，倒不如來一個「忘」字，「亡」，即是沒有，心中都「忘」了，即是不再計較，這不就比「忍」於心好嗎？

「悶」，是心在門內，是用一度門關起來，不「悶」才怪。「忌」字也是很有意思的，我們嫉忌他人，或者對別人有所「顧忌」，這其實都是自己內心作怪而已，是從自己出發，當我們剔除了「己」，則這個心便沒有那不必要的「忌」。「忿忿不平」也是這樣，這個「忿」無非是自己分心吧，祇要不作這樣無謂的分心，則何「忿」之有？

最近我細細地琢磨兩個字——「念」與「悲」。

「念」字給你什麼啟悟呢？今心為念。過去的，不要念念不忘地記着；對將來也不要不着邊際地浮想連翩，我們要記住的，是今天的心，所以這個「念」字非常有意思，也就是我在這裡倡議的——今心為念。

過去，放下；將來，不奢望，腳踏實地的做好今天才重要。順道一提，有一「流行語」似乎有點語病，那是「明天會更好」。你怎麼知道明天會更好？這是不切實際的空語，我看，不妨作這樣的改動——

明天未必會更好，但希望在明天！

想到「今心為念」的同時，也想到另一個與心有關的字，那是「悲」。這同樣會有很好的啟悟，我們為什麼要「悲」呢？悲痛、悲憤都不好，都會傷心的，我們的心，並不需要這個「悲」字，於是在字的結構上便提醒我們——悲心非心。

悲心非心，不要把太多沒必要的東西放在心上。生活上的種種，其實有很多便是那種「不必要」的。

我們強調的「禪意的自在」便是通過「禪」的學習與方法，把那些不必要的東西從心裡剔除開去，一如我們卸下那沉重累贅的包袱，這時候便有輕安自在的感覺。

禪意的自在——

今心為念，即是今天的事才放在心上，其他的過去也好、將來也好，都不要「念念不忘」；悲心非心，更是希望大家不要把那些哀傷壓在心上，就通過禪意去融解這些問題吧！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

紫瑞香蘭

妙法寺的花圃庭園來了新住客——紫瑞香蘭。

這植物屬蘭科，香港還是鮮見的。我們把它栽種在入寺石級兩旁。

“妙法寺”三字下，是彌勒佛像；佛像前兩旁石級便栽放這些紫瑞香蘭，豎起的花心彷彿燃點了的香燭，多麼有意思，也多麼的有心思！

文：菁菁 圖：文文

娑羅櫟的成長

妙法寺內園林景色，真是別有特色，我們既可以看到較常接觸到的花草樹木，也同時看到罕見的品種，譬如被稱為植物活化石的娑羅櫟，它的珍貴不在乎外型的是否好看，而是它的年代久遠，這種樹遠在億萬年前恐龍時代已經出現了。

它一條帶有毛刺的幹枝延伸起來，然後卷起一個個小球，原來這些小球再生長起來便是一條條對生的葉。我們看着它一天天地成長，就好像看到一個小孩子一天天地長大起來。

是人也好，是植物也好，生長過程中都會給我們帶來喜悅，看着他們（它們）這種「起承轉合」的生長過程，便想起什麼叫做生生不息、什麼叫做生命。



紫薇百日紅

誰說「花無百日紅」？紫薇花便紅上一百日。

紫薇分小葉、大葉兩大類。妙法寺裡栽種的是小葉紫薇。無論是哪一種，都是那麼動人迷人！細碎的花瓣紅艷亮麗，聚在一起仿如一群青春美少女。

六月、七月，在這夏日，我們都看到路旁的紫薇盛放，她與眾不同的地方，是花朵生長在樹頂上，彷彿一位位美少婦頭上纏上淺藍色花環，迎風輕擺，風姿綽約。

佛祖的十大名號

佛祖，一般是指釋迦牟尼佛，在一般慣用裡，他有十大名號——

如來（即是說佛祖所言都是如實真理。）

應供（享受人天供養。）

正遍知（即是對於正確之事無所不知。）

明行足（能知過去未來，能盡除煩惱大解脫。）

善逝（善終，入涅槃。）

世間解（能了解及解脫世界一切物事。）

無上士（即是至高無上。）

調御大夫（用溫柔軟語使眾生進入善道。）

天人師（天與人的導師。）

世尊（世人尊重。）

有些稱號，可不是釋迦牟尼佛的獨有，譬如「世尊」，其意既是指「世人尊重」，則即使其他宗教，又或者一些非常德高望重者，也可被尊稱為「世尊」。一如我們稱擔任一寺住持者為「大和尚」。這個「大」字便是尊稱，從傳統規範裡，擔任住持者才有資格被稱為「和尚」（和上），這已經是尊稱！和尚，不是一般出家人的「代號」。

想

一位老僧，被一群少年郎拉去飲花酒。少年們與歌妓談笑風生，老僧則「老僧入定」地閉上眼睛，連看也不看一眼。

散席了，歌妓向老僧索酬勞。老僧曰：「我閉上眼睛在打坐，對你們，我連看也沒看一眼，你索取什麼酬勞呀！」

歌妓哎喲一聲：「老師父呀，眼睛看又算得什麼，閉上眼睛想那才厲害呀！」

是笑話，也不是笑話！

一，「想」比「看」更厲害；

二，它在借喻：有些人坐禪，什麼也不想的枯坐固然不是真正的坐禪，如果坐在那裡胡思亂想，也會「想」出問題來的。

人間佛語

我們強調「人間佛教」——把佛教所宣揚的德行、文化，融入生活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，也由此而消滅一些迷信色彩。這是大好事。

事實上，兩千多年下來，佛教早已細水長流地融入我們的生活，大抵這就喚作「潛移默化」！

你隨口說說三幾句日用語，說不定這內裡便包括佛教詞語，又或者是從佛語中演變過來的，譬如我們說——

「小心呀，對方並非善男信女！」（「善男信

女」一詞，原指在家修行的佛教徒。）常用的一句祝賀語——

「祝你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！」

這句話更是典型的民間與佛教的文化融合。

「百尺竿頭」據說是唐朝一位耍雜人的竹竿表演，到了宋代，一位禪師寫下偈語：「百尺竿頭不動人，雖然得入未為真；百尺竿頭須進步，十方世界是全身。」

從此，有了那一句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！」

妙法寺拓展文教



這三兩個月來，妙法寺二樓藝廊都有書畫以及攝影作品展出。到來妙法寺禮佛的信眾，一併欣賞這些文化藝術，可謂一舉兩得，也可以說是對「妙法」的一點充實。

深圳、香港兩地的「荷花攝影展」，佳作如雲，儘管早已展出了一段日子，作品在未運往深圳展出之前，我們還是挑選了一部分繼續展出。

——為何要再挑選？就因為要騰出一半場地展出書畫也。

書畫的展出，是好趁佛誕日參拜禮佛之信眾特別多，趁此機會讓大家多接觸一些書畫藝術，而且這次書畫展也同時為本寺籌募文教經費。

妙法寺的文化活動，隨着內部裝

置的日趨完善而多了起來。由於我們經常舉辦書畫展覽，一些信眾在滿心歡喜的同時也在詢問：你們會不會開設書畫班呢？

——會！文教發展總監陳青楓先生說：「一定會，住持修智法師在構思建造妙法寺綜合大樓時已一併想到這些問題，所以在太雄寶殿對下的一層，特地闢為文教發展中心，這裡既有圖書館，也有大會議室以及供書畫教學的班房。看來，如今時機成熟了！」



這是展廳一部份，另一個展覽部分的「荷影」攝影展，同樣吸引參觀者。

九月辦周末書畫班

——時機成熟？

有信眾不明所指。

陳青楓說：「時機成熟，我是指是時候開辦書畫班了。我們初步的想法是先在周末辦起來，分書法班與國畫班，每兩星期上課一次，每次上課時間長達兩小時，這是好讓大家全神貫注於學藝上，開班日期大概放在九月份。」

有關招生細則請看另文報導。

修智法師說：「我們秉承開山師祖的教誨，盡能力拓展文化教育，將來待條件成熟，我們還會開辦佛學課程。」

且簡略地為大家介紹妙法寺綜合大樓六樓之文教部。

一進門，映入眼簾的，是一尊端莊祥和金碧輝煌的釋迦牟尼佛坐像，兩旁的對聯甚有意思——

佛陀常說正直語實語法語如義語
世尊恒具寂靜心慈心悲心喜捨心

一下子，我們的心便靜下來了。心靜然後進入左邊的圖書館、右邊是演講廳、書畫課室。如果要舉行較大型的研討會及其他活動，則中間還有一個可坐二百多人的大廳。

這些設備都為文教活動而設，將來大家到妙法寺來，也就不僅禮佛，還可以參與各類別的文化藝術活動。

現仍在妙法寺二樓藝廊展出的書畫，信眾禮佛、吃齋之餘，一並

欣賞書畫，對於書畫藝術，真可以用“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”作形容，在徇眾要求下，我們決定開辦書畫班。

本刊記者阿妙



六樓內明圖書館，圖書萬冊，既有哲學、文學，更有豐富的佛學書刊，將來開放之後，愛好者大可能會留連忘返。



可坐七十餘聽眾的演講廳，坐位舒適，地台以漸高式設計，無遮無擋。坐椅上還設有手寫板，可隨聽隨筆記，真是一個好講廳。

書痴

任翔

—陳青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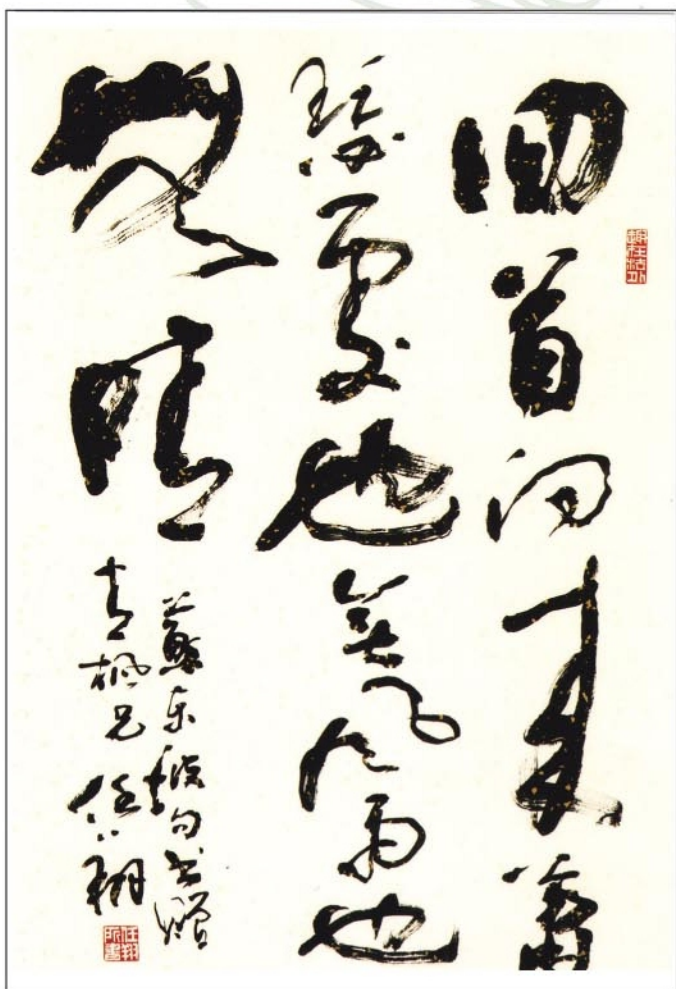
前些日子，香港傳媒曾有報道：匯豐銀行有一位「御用」書法家，但凡公司向內部送禮，很多時會想到由他寫一條幅書法，此禮既體面、風雅又藉此宣揚中華文化，套句常用語，真是「何樂不為」？

——對，「何」樂不為？這位「御用書法家」便是姓何的，不過他書法的署名則祇用「任翔」兩字，於是人們還以為他姓任名翔。我認識他之初，也有這樣的誤會，不過，錯得好呀！常言道：「人如其名！」是耶非耶？待參詳，但常用的名字的確影響一個人的性格行為。

任翔的書法能潑洒得開，真的有「天高海濶任飛翔」的感覺。

這裡刊登一幅他送與筆者的字，是筆者「點寫」的——蘇東坡之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」。請你細看他的布局，字的大小看來隨意（當然不是無意識的隨意，那是藝術上的「刻意求自然」。）無論從整體的字與字的聯繫結構，還是每一個字獨立來看，你都會越看越感興味。這便是書法的魅力。

任翔是匯豐銀行屯門分行的職員，平日勤勤懇懇，緊守工作崗位，一做便二、三十年了。過去的青春歲月，用自己的勞力換取生活所需，也同時換取了學習時間，他的業餘興趣獨一無二——祇是書法。作為他的家人，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「放心」，也就有百分之百的「支持」！——放心與支持，何等重要。一個人的事業（是「事業」，不是職業）能否有所成，在平日言行舉止便充分地反映出來，常與任翔在他工作附近那家餐廳午膳，他幾乎是獨沽一味的，每次都是同一款食物，可見，他的性格是「固執」、「專注」、不分心，對於一項「



回首向來蕭瑟處，也無風雨也無晴

事業」的成功，當真要有這樣的性格不可！如果是三心兩意，朝秦暮楚，到頭來一定一事無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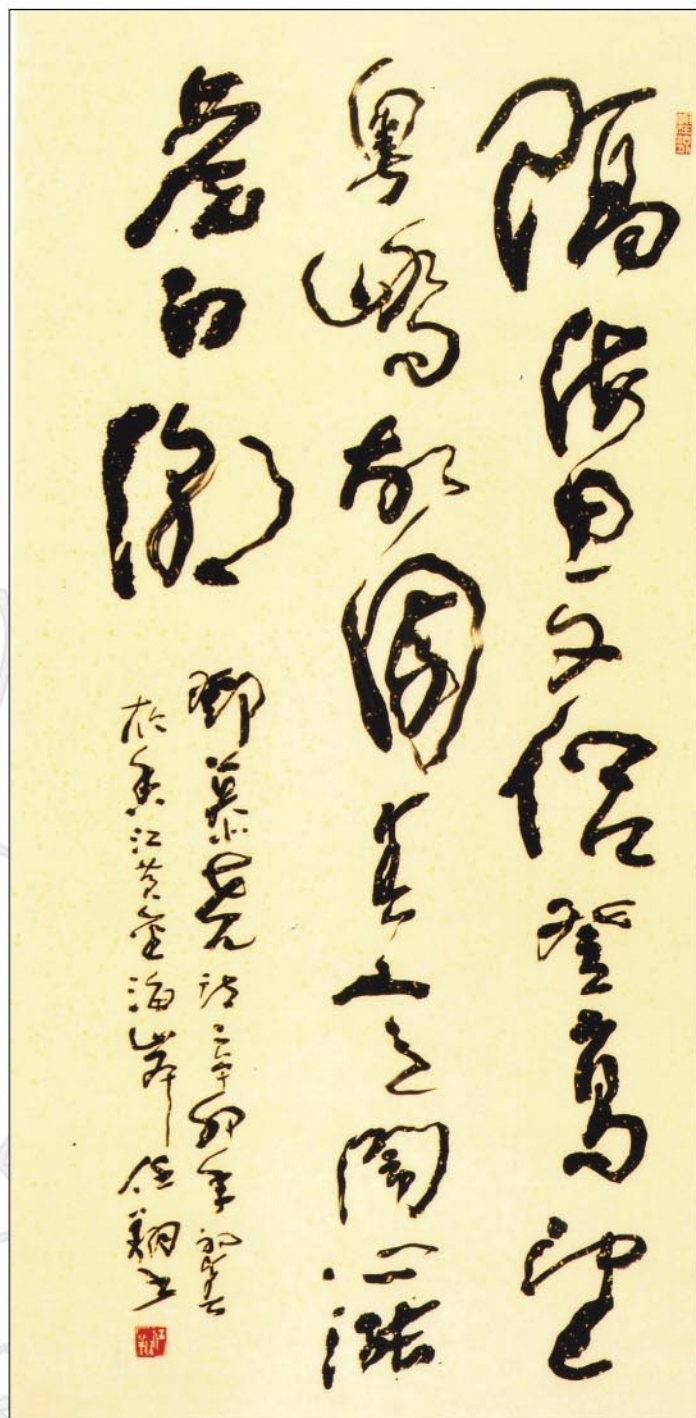
說起來，這位書痴還有一則兒時趣事。

「文革」那一段日子，什麼都在講「破舊立新」，當時在虎門家鄉仍未來香港的任翔，好少理，埋頭於「舊」——仍沉迷於書法也，當時，大畫家黎雄才見到這小子書法寫得不錯，很樂意收他為徒。（當時的「立新」，是胡亂地把一些工農兵硬要提上去搞藝術，祇要你思想「紅」便行了，「專」不「專」不打緊，所以大學裡有「交白卷英雄」，黎雄才在按上級指示而收了一批這樣的學生，他時刻希望能收到三幾位有真正書畫潛質的年輕人。）

對於黎大畫家這樣的想法，你以為這個任翔小子如何？他居然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拒絕：「不好意思，我專心書法！」

今天與任翔談起這些往事，我說：「人家求之不得的事，你居然……」

他仍然是那句：「不好意思，我專心書法！」



隔海思文侶 登高望粵嶠
故園春意鬧 心漲虎門潮

郭洪球 在宣紙上



我曾經說過：一切成就源於興趣！

特別是藝術方面的，如果你有興趣，那就不會理會是怎麼樣的環境，祇要一有空，甚至是沒有空也會廢寢忘食地一頭栽進去。這是興趣使然。興趣是一切學藝的原動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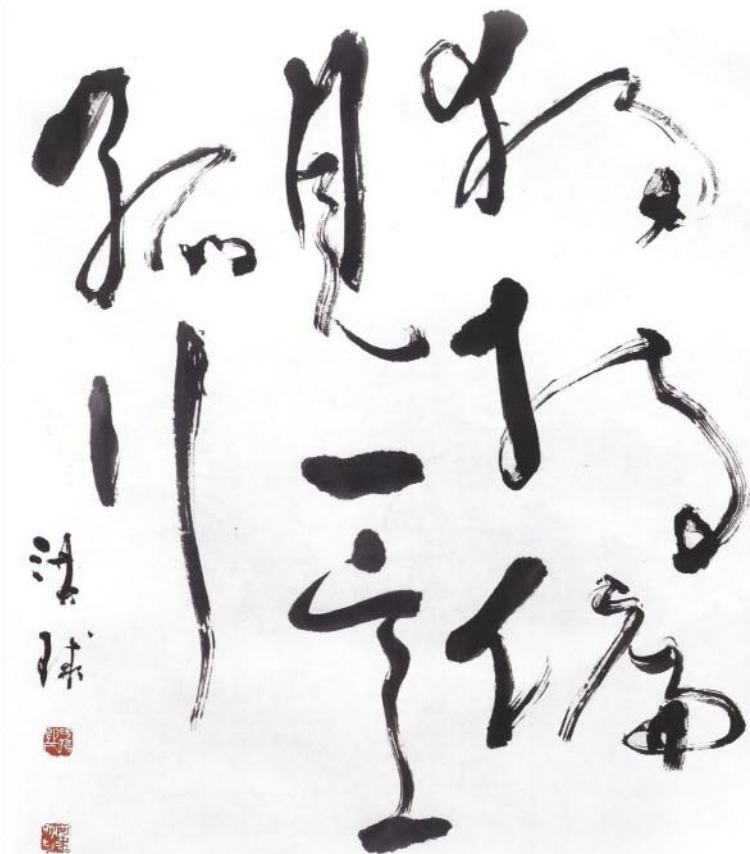
郭洪球兄今天在書畫藝術上取得這樣好的成績，其源於此，所以，他的一位恩師謝舉賢先生說洪球早期是做廚師的，但迷於書畫，迷到連手指給刀切斷也渾然不覺，可見其書畫的痴迷到了什麼程度。後來他索性棄做大廚的打算，而全心全意在宣紙上炮製色香味了。

可喜可賀的是他並沒有那種「行人止步」的自滿，他不斷的尋師訪友，不斷地鑽研推敲，最近郭洪球更投入八大山人的作品去，他喜歡八大筆墨的簡潔，喜歡八大的氣質，這裡刊登他一幅書法看看，從內容含意你便曉得他崇拜八大些什麼——

「獨特偏見，一意孤行」。

對，搞藝術的，我就十分認同這一點。所謂「偏見」，也不妨理解為個人獨特的見解，而不是什麼「明知有錯仍死牛一邊頸」的那種「偏執之見」。

「一意孤行」更是表明了義無反悔，努力不懈地堅持下去，一



炮制色香味



個「孤」字，很有點「寂寞」的感覺，我不認同古語那句什麼「自古聖賢皆寂寞」，這是錯的，「子非魚安知魚之樂」，如果你是真正的聖賢，何寂寞之有？所謂寂寞，不外是他人的看法而已。

郭洪球沉浸於書畫學習，不斷地鞭策自己之同時，也教授書畫，畫室名為「無名堂」，幸好他今天不再操刀，否則在忘形之下「無名指」也不見了。在學習、授課之餘，郭洪球還不忘為社會多做事，他是「屯門文藝協會視覺藝術發展委員會」主席，每年都為協會籌組多個書畫展。

妙法寺將於本年九月開始辦書畫班，第一時間便想到郭洪球，請他擔任我們書畫班的第一位導師，以他的功力、熱忱，必定會為妙法寺書畫班帶來新氣象。

妙法書畫

九月份開辦周末班

妙法寺文教發展中心九月份起分別開辦書法班、國畫班。

每兩星期上課一次，每次兩小時（下午兩時三十分到四時三十分）。

每月第一個周末及第三個周末為國畫班；

每月第二個周末及第四個周末為書法班。

以六次為一期，學費六百元（會員優惠學費為五百元）。

導師：

郭洪球（「屯門文藝協會視覺藝術發展委員會」主席）

課程策劃：

陳青楓（妙法寺文教發展總監）

上課地點：

妙法寺文教發展中心

（妙法寺綜合大樓六樓）

報名及諮詢：

妙法寺辦事處 • 電話：24618567

為自己：
提升氣質，
充實生活。

禪畫

曾有畫友問起：何謂禪畫？

“何謂禪畫”這四字，說出來簡單，但要解答這問題可一點也不容易，甚至連解答者自己也帶着一點茫然，就因為迄今為止，“禪畫”並無一個規範的定義，它不同我們平常說的什麼“工筆畫”、“寫意畫”一提起來大家便知道指的是什麼。

但禪畫呢？

也許我們可以從兩方面探討，一是指繪畫禪宗人物的作品，這是指內容性質而言，完全與技巧，風格等等無關，這些禪宗人物畫可以用來作為供奉禮拜，一如我們平時繪畫的佛像、菩薩像之類。

不過，我個人以為，真正要講禪畫的話，還是從禪意內容而結合“禪意筆法”這方面來探討才是應走的方向吧！這才是一條真正有意義的“禪畫”之路、至於從“寫真”角度去寫禪宗人物或者寫禪宗物事而

稱為禪畫者，並無意義。因此你如果說所謂禪畫，指的是“帶有禪意畫風的作品”，這未嘗不可。

所謂禪意，也並無一個“硬橋硬馬”的準則，大抵這也是一種感覺吧，當然我們感覺到這作品（包括詩詞、音樂等各種文化藝術）有一種簡約、恬靜、淡泊的氛圍、而這種氣氛、氣質又有別於文人作品，這便可以從禪畫思路去多想想了。

我們試用一句最簡短的話來探討一下禪畫：

禪畫的終極追求是

“借有形之物感悟無形之境！”

圖為：南宋作品“祖師騎驢圖”可稱為“形神兼備的禪畫。”

另一幅同樣是南宋作品的“無準師範像”祇是“肖像畫”吧？





攝影 · 可以有大師嗎？

曾經有攝影界朋友問：“有哪一位可以稱為攝影大師呢？”

他舉了幾個名字，我想想，搖頭，我甚至有這樣的懷疑：攝影可以有大師嗎？

首先我們來看看什麼叫“大師”。

能夠起一代之衰，有劃時代的文化藝術貢獻才堪稱“大師”。我們且以國畫界作例子，齊白石、張大千、傅抱石、吳冠中都堪稱大師，他們的作品不但有強烈個性，且起承先啟後作用，能影響後來者。

攝影是科技下的產物，縱然有“攝影藝術”這樣的劃分，但從攝影中尋找藝術——有個性、有內涵的攝影藝術已經不容易出現，更不要說“大師”兩字了。

攝影，受科技產品這四字影響很大，也許有朝一日，我們談攝影作品可能把“新科技”的因素計算其中，甚至可能以此作為其中一個重要標準，但這一來，離“大師”兩字可能更遠了。

攝影藝術，是不是可以讓我們透過鏡頭、透

過科技，甚至可以說透過影像而捕捉到那“以形寫意”的內涵？

在這次妙法寺“荷影”深圳、香港攝影展中，我傾心於陳一年先生這幅作品——兩隻蜜蜂向荷花的花心飛去——荷花，有很濃的佛教象徵意味。

這裡刊登的另一幅荷花作品，是加上了新科技而追求的是特技效果。對於“攝影藝術”的新思維，可能有另一種考慮了。無論你取用何種新科技作處理，重要的還是作品本身的內涵。



非誠勿擾

妙法書畫 妙法寺文教發展中心 九月份開辦 書畫周末班

(詳情請閱第十三版)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文聯莊
香港中上環永吉街29/30號恒豐大廈2樓

尖沙咀商務印書館
九龍尖沙咀美麗華酒店商場地庫

銅鑼灣商務印書館
香港銅鑼灣怡和街9號

沙田商務印書館
新界沙田新城市廣場第一期2樓252號舖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石齋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20號志和商業大廈9樓

集古齋
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中商大廈3樓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地下2A舖